

國立中山大學99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

科目：社會研究【社會學系碩士班】

一、以下的資料引自王甫昌教授的一篇論文，討論「台灣戶口普查籍別類屬的轉變」。請閱讀後，回答以下的問題。

表一 台閩地區戶口普查籍別區分方式及資料細節，1956-2000年

普查年度	籍別區分方式、籍別人口統計資料詳細程度
1956年	<p>一、名稱爲：中華民國戶口普查</p> <p>二、按省份分冊報告；每一省中將「本省籍」、「外省籍」人口完全分開統計。</p> <p>三、台灣省本省籍人口按「祖籍」（大陸的34行省、12院轄市）、「族系」（泰雅族、賽夏族、布農族、曹族、排灣族、魯凱族、雅美族、阿美族、卑南族）區分，在台灣359個鄉鎮市區人口分佈。台灣省的外省籍人口按「本籍省市」的49個單位（大陸的34行省、12院轄市、海南特別行政區、蒙古地方、西藏地方），在359個鄉鎮市區人口分佈。</p> <p>四、福建省（金馬地區）本省籍人口按本籍（福建省69縣）在金門縣、連江縣12鄉的分佈情況。外省籍人口按「本籍省市」的49單位（大陸的33行省、台灣省、12院轄市、海南特別行政區、蒙古地方、西藏地方）在金門縣及連江縣12鄉的人口分佈。</p>
1966年	<p>一、名稱爲：中華民國五十五年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p> <p>二、按省份分冊，台灣省、福建省分別統計。各省有一個總表報告並區分「本省籍」、「他省籍」、「外國籍」，在台灣省359個鄉鎮市區、及福建省10個鄉鎮的人口數量。</p> <p>三、台灣省本省籍：本省出生者再分「本籍」（台灣省21縣市）、「祖籍」（福建省、廣東省、其他）、「族系」（泰雅族、賽夏族、布農族、曹族、排灣族、魯凱族、雅美族、阿美族、卑南族），在359個鄉鎮市區的人口數量。他省籍：他省出生者依「本籍」分爲49單位（大陸34行省、12院轄市、海南特別行政區、蒙古地方、西藏地方），在台灣省21縣市的人口分佈。</p> <p>四、福建省（金馬地區）：本省出生者再按本縣市（金門縣、連江縣）、他縣市（福建其他各縣）、他省市出生，在兩縣10鄉鎮的人口分佈。</p>
1970年 抽樣調查	<p>一、名稱爲：中華民國五十九年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抽樣調查</p> <p>二、分爲台閩地區本省（市）籍（包含台灣省及福建省）、他省（市）籍。</p> <p>三、台灣省及台北市本省籍人口按本籍分爲：台灣20縣市及台北市在台灣21縣市之分佈。</p> <p>四、台灣省及台北市他省籍，按本籍分爲：大陸34行省、12院轄市、海南特別行政區、蒙古地方、西藏地方，在台灣21縣市的人口分佈。</p>
1975年 抽樣調查	<p>一、名稱爲：中華民國六十四年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抽樣調查</p> <p>二、分爲台閩地區本省（市）籍（包含台灣省及福建省）、他省（市）籍。</p> <p>三、台閩地區籍，依本籍分爲：台灣省20縣市、台北市、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在台灣21縣市及福建省兩縣的人口分佈。</p> <p>四、台灣地區他省（市）籍，按本籍分爲：大陸34行省、12院轄市、海南特別行政區、蒙古地方、西藏地方，在21縣市的人口分佈</p>
1980年	<p>一、名稱爲：中華民國六十九年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p> <p>二、台灣省、台北市、高雄市、福建省分別列冊。</p> <p>三、台灣省、台北市、高雄市部分，全部人口依本籍分爲：台灣省19縣市、台北市、高雄市、台灣省以外大陸34行省、12院轄市、海南特別行政區、蒙古地方、西藏地方，在台灣359個鄉鎮市區的分佈。</p> <p>四、福建省部分，依本籍區分爲台灣省19縣市、台北市、高雄市、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其他各縣）、大陸33行省、12院轄市、海南特別行政區、蒙古地方、西藏地方，在福建省10個鄉鎮市區的分佈。</p>

國立中山大學 99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

科目：社會研究【社會學系碩士班】

表一 台閩地區戶口普查籍別區分方式及資料細節，1956-2000 年(續)

普查年度	籍別區分方式、籍別人口統計資料詳細程度
1990 年	一、名稱爲：中華民國七十九年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 二、台灣省 23 縣市、台北市、高雄市、福建省兩縣分別列冊。 三、台灣省各縣市、台北市、高雄市部分，全部人口依本籍分爲：台灣省 21 縣市、台北市、高雄市、台灣省以外大陸 34 行省、12 院轄市、海南特別行政區、蒙古地方、西藏地方，在台灣 359 個鄉鎮市區的人口分佈。 四、福建省部分，人口依本籍區分爲台灣省 21 縣市、台北市、高雄市、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其他各縣）、大陸 33 行省、12 院轄市、海南特別行政區、蒙古地方、西藏地方，在福建省 10 個鄉鎮的分佈。
2000 年	一、名稱爲：中華民國八十九年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 二、「本籍」取消。但是在弱勢族群的要求下，全面調查「原住民族」九族的身份認定。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七次「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書」及「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書」整理而得。

由表一來看，戰後七次戶口普查中，依籍別類屬分類轉變可分爲四個時期，其中最主要特色可以簡單歸納如下：

1. 形成期（1956 年及 1966 年）：籍別以中國各省份爲主要區分單位，每一省份中詳細區分本省籍、外省籍。台灣省的本省籍漢人再詳分祖籍（福建或廣東）、原住民再分族系（九族）。

2. 過渡期（1970 年及 1975 年兩次抽樣調查）：在「省分本位」概念下，區分本省籍、外省籍。台灣省籍部分，已經不再區分祖籍與族系。

3. 第一次轉變（1980 年及 1990 年）：籍別類屬上不再明白區分與統計本省籍與外省籍（但是仍可以由次要類屬中自行加總，計算出台灣省籍與外省籍比例），而且台灣省籍內部的祖籍與族系之分也正式消失。

4. 第二次轉變（2000 年）：籍別項目消失，只有原住民的特別統計。

請回答以下的問題

1. 根據這些資料，你會研究什麼問題（只要一個問題）？(10%)
 2. 你的研究問題的答案，可能是什麼？(10%)
 3. 你會用何種方法來研究你的問題？爲什麼用此研究方法？(15%)
 4. 請說明你此研究的進行步驟。(15%)
- （請扣緊題目的資料來作答）

二.以下的文字敘述來自李宗榮教授一篇論文

以事件核心的中華開發金控為例，除了龐大的金融資源，其背後所衍生的對台灣產業發展趨勢的綿密資訊渠道與網絡仲介的核心位置，更是種引起民間財團覬覦的重要資源。成立於 1959 年的中華開發工銀，是台灣第一家政府特許經營的工業發展銀行，早年由政府聯合美國投資銀行與黨營事業資金聯手成立，長期配合政府政策、參與台灣經濟發展各個階段大型經建計劃，以及策略性產業的創立與投資。在早期資本市場不發達的年代，開發工銀與交通銀行，是政府特准直接投資企業的兩家銀行，再加上行政院開發基金，成為政府發展策略性產業與創業投資的重要金融工具。而這種特許工業銀行的特殊身分，使其在台灣的企業轉投資渠道上的優勢無人能及。尤其從九〇年代起，其轉投資的事業動輒一、兩百家，涵蓋各式高科技新創產業，而由開發工銀派任的董事會代表經常在一至兩百之間，形成產業趨勢最好的蒐集管道。顯然，台灣這種國家力量、家族集團圍繞關鍵企業網絡位置的爭奪戲碼，顯示了台灣市場發展經驗的特殊性，這恐怕是全世界目前以自由競爭的市場型態為主的資本主義社會所少見。這也進一步點出既有研究台灣企業組織與市場競爭的社會學文獻中對這種現象的有限理解：由於當代資本主義的市場是以股份持有為核心的公司組織型態、其背後往往是一連串複雜的企業間持股與董監事網絡交錯其中，到底在台灣高度政治化的市場網絡結構中，誰是最有影響力的市場行動者？國家部門與民營部門所交織的網絡特質又是什麼？而這種政治化的市場結構對於市場又可能造成何種影響？

請回答下列問題

1. 請設計一個量化研究回答一個作者所提出問題。在回答中你必須清楚地指出你的解釋變項是什麼，你的被解釋變項是什麼？你要收集什麼性質的資料？你預期的答案會是什麼(15%)
2. 請設計一個質性研究回答一個作者所提出問題。在回答中你必須清楚地指出你的具體問題是什麼？你採用什麼方法收集資料？你要收集什麼性質的資料？你預期的結果會是什麼(15%)
3. 請以你的兩個研究設計簡單說明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各能回答什麼樣的問題？不能回答什麼樣的問題？(20%)

一、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問題。

- 1、請為這篇文章下一個最適合的標題。(15分)
- 2、請問作者在這篇文章裡，主要論述的觀點是什麼？(15分)
- 3、你同意作者的觀點嗎，為什麼？(20分)

高雄縣杉林鄉慈濟大愛永久屋第一批已於近日落成啟用，許多人鬆了一口氣。政府官員終於看到具體的重建政績，不再擔心被批評重建效率差；慈善團體對捐款人有了交代，不再擔心無法徵信；抽籤入住的災民終於得以脫離漂泊無依的臨時安置生活，一應俱全的居家設施讓生活得以重新開始。媒體在長期報導風災重建的種種苦難與衝突後，終於有溫馨感人的畫面與新聞可以讓人耳目一新。慈濟大愛村的啟用在慈濟慣有的愛心施與受的框架中被理解。於是，多數媒體報導的邏輯都圍繞著付出與感恩的圓滿圖像建構：大愛村成為「愛心奇蹟」，大規模的建造工程成為「台灣世紀大工程」、「打造國際模範、世紀典範社區」，見證了「慈濟志工團隊的效率與紀律」；災民則成為「從小到大都沒有住過這麼好的房子」的卑微小民，離開營區的原住民則心存感激，對營區長官用慈濟的術語表達內心的感受「我們要搬新家了！感恩您！」，對於這一切的安排，災民們心滿意足，因為他們終於「如願踏進屬於自己的新家、可以重新過日子」；而最大的寬容與慈悲表現在證嚴法師超越自己最堅持的宗教信仰，她參與揭牌儀式時，「首度站在大愛村教堂的十字架之下開示，這是證嚴法師生平第一次進教堂」，成為大愛的極致展現。

我無意否定慈濟興建大愛村的善念，也相信入住災民會因為有了長居久安的住所而得以安頓，但在愛心論述只過於單面與短視地呈現眼前的家屋重建景象。助人工作中，愛心往往是最危險的誘惑，因為它在道德上太正當，以致我們誤以為我們可以為他人、甚至其他族群的生命與未來做決定，忽略了還沒有真正認識受助者處境下的協助往往不是真正的幫助，反而是傷害。眼前慈濟大愛村其實是長期台灣漢人社會戕害原住民族的慣有模式。

六〇年代，蔣宋美齡在蘭嶼大量興建國宅取代傳統達悟半穴居家屋，造成達悟族傳統養老文化無法再實踐，導致目前達悟老人無法在家中的工作屋中養老，只能在路邊臨時搭建的房屋中居住。七〇年代風行大專院校二十年的山地服務隊，原住民青年江冠明長大後反省大專院校山地服務隊時說：「我不喜歡你們的服務隊，因為你們來這裡，帶給我很多羞恥，很沒有尊嚴。」泰雅族作家瓦歷斯·諾幹形容它是一支「溫柔的箭」。或是九二一災後重建，各式善心組織到部落從事救助服務、再到這次的八八風災重建，原住民都被視為要被解決的「問題」，而不是具有解決自身問題能力的人，原住民獨特的世界觀不曾主導這些服務的方式。排除原住民主導參與的救助形式都已經預設了原住民是無能解決自己問題的次等

人，正是這種基本互動的心態對原住民最具傷害。部落常見的善心捐贈卻長久地改變了部落的價值而不自知。有人讓部落孩子每人一雙名牌球鞋，即使孩子的家境無法支持這樣的消費行為，但從此孩子只要穿名牌，從此瞧不起自己的父母。

同樣地，慈濟大愛村是慈濟文化的展示。如果地圖反映了家的認知，街道名稱『大愛路』、『合心路』、『善解路』、『感恩路』、『和氣街』、『互愛街』、『協力街』、『包容街』、『知足街』、『尊重街』反應的慈濟世界的圖像，不是原住民的世界，提醒著居住在其中的住民要對慈濟時時心存感激，更標試著受災的原住民是需要他助的受助者，而不是自助者。慈濟大愛村反應的是漢人對於家的想像，原住民的家不僅是居住的家屋，而是延續與傳承祖先生活的傳統領域，包括漁獵、祭祀、耕種、聚會等功能場所。在島上生存至少千百年的台灣原住民經歷一場大水，他們所發展出的獨特文化怎能因為證嚴上人一句「讓山林生養休息」就嘎然而止？

原住民與大自然共存的生計文化又豈是台灣首富想像的「有機農業」所能取代？來到慈濟大愛村的人絕對不會認為那是原住民的家，因為它沒有原住民對世界的想像。災後重建的原住民最大的悲哀是他們永遠都是「被重建」的對象，而不是他們自己重建。愛心裝飾下的永久屋落成背後充滿著權力不平等所造成的暴力，反應的是官員亟需的政績與行政效率、漢人慈善組織慣有的「災難/勸募/報導/再勸募」運作邏輯、以及原住民再三被漢人社會拒絕尊重的主體性。（王增勇，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

（資料出處：<http://southtribe.pixnet.net/blog/post/4718144>，取用日期：3月15日2010年）

二、請閱讀以下這篇取自 *The Observer* 的短評，並回答以下問題：

- 1.請為這篇文章下一個你覺得合適的中文標題。(10分)
- 2.請說明作者在這篇文章中想要傳達什麼樣的理念？(10分)
- 3.請說明作者如何論證她自己的論點。(10分)
- 4.你／妳同意她的論點嗎？請述明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據理說明之。(20分)

Anna Arrowsmith, *The Observer*, Sunday 14 March 2010

I started making pornography(色情書刊) for women because there was a need. And now I want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e need for more female MPs(國會議員).

I'm Anna Arrow smith, the Liberal Democrat PPC for Gravesend or, as many will know me, Anna Span, the UK's first female porn director. Take your pick.

Since news of my selection broke on Thursday, many people have asked me why I want to be an MP. The answer is: for exactly the same reason I decided to start making pornography for women more than 12 years ago. Someone had to do it and it didn't look like anyone else was going to - at least not with the drive, enthusiasm(熱忱) and determination(決心) that I could offer. The unfortunate truth is that there are far too few female MPs in this country compare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Did you know that Rwanda has the highest number of female MPs of all countries at 53%? Imagine living in a country with a female majority! Well, here I am again thinking that another male-dominated field needs challenging.

Back in 1998 I was in the final year of my degree, studying film at Central St Martin's College of Art & Design. I had decided to write my dissertation(論文) on what fundamental changes would need to be made to mainstream pornography in order for it to be enjoyed by women. I called it *Towards a New Pornography*, intending it to sound like a manifesto(宣言), more for my own amusement than anything else. Then came lesson one in the British psyche. Even the so-called experimental filmmaker lecturers at this outstanding college were actually conservative with a small 'c'.

My adverts(宣傳品) for performers to appear in my graduation film were defaced(毀壞) and torn down by members of staff and my final film was refused a public airing "for fear of upsetting people's grandparents", according to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All this for a film where the sex was actually simulated due to lead actor issues.

Twelve years later I have won many awards, including Indie Porn Pioneer at the international Feminist Porn Awards in Toronto and best director for two years in the UK.

I have fought long and hard for women's right to sexual expression and consumption, as well as for freedom of speech. I have long since felt vindicated(辯駁) about my choices back at college and know my pro-sex feminist argument is based on sound principles and logic.

So why don't I stay in my industry and continue to reap(獲得) the rewards of my efforts? Because I am the type of person who needs a challenge. I achieved much in my last career and now I want to broaden my campaign to other pressing issues such as why this or previous governments don't think they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give young people something productive and engaging to do with their spare time. I lived on a council estate in Bermondsey and saw first hand why the kids were taking drugs, fighting and committing crimes.

They are simply bored. I want to campaign to give young people in Gravesham the help they deserve.

To do this I have to fight yet another old man's club - only this time without the dirty raincoats. Some won't like it; they'll assume that my selection means the world is going to hell. I've been here before; last time I changed my industry for ever.

That, among other issues, is why I am mak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orn to Parliament(議會). Watch this space; I've got a lot of - for want of a better word - balls.